

輪下血

霍桑探案
袖珍叢刊之四



程小青著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三版

霍桑案輪下血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匯費

板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著	發	出	印	發
作	行	版	刷	行
者	人	者	者	所
程	陸	世	世	世
小	高	界	界	界
青	館	書	書	書
		局	局	局

姚序

重慶的夏季長有惱人的燠暑，教人們憚於出門而且懶於從事於一個經常使用腦力的人却又不習慣於這樣的「安閑」，因此，我不得不給廢置了的腦力尋覓一個側面的出路，而我就有機會去讀了五六百本的歐美偵探小說。

說起偵探小說，在我們的「壁壘森嚴」的新文壇上彷彿是毫無位置的。一般新文學家既不注意它們的教育的作用，亦無視它們的廣泛的力量，往往一筆抹煞，以爲這祇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玩意兒；於是，「宗匠」們既不屑一顧，而新進者們亦無不菲薄着它們的存在。若干年來，偵探小說在我們國內雖然物價保持着大羣的老讀者，也一直爲更大羣的新讀者所需求，然而，就外國小說說，廿年前推崇柯南道爾，廿年後還是推崇柯南道爾；就本國作品說，則除了程潛先生的霍桑探案以外，更找不出第二種水準以上的作品。這種情形即使不用說是什麼了不起的損失，但在一個真正喜歡偵探小說的讀者看來，

至少是頗有遺憾的。

因此，在今年夏天讀過了大批的新的偵探小說以後，我尤其固執地覺得偵探小說實有介紹（不論是翻譯或創作）的必要：第一，我喜歡每一本偵探小說裏所用的推斷的方法（deduction），這對於「不動天鈞」的人們實在是一種最好的教育；第二，我喜歡每一本偵探小說的精密的設計與謹嚴的結構，這對於習慣着凌亂無章的社會大眾應該有一種有益的唆示；第三，即就作品本身以言，近年來偵探小說的作家的進步實已遠超於柯南道爾之上，我們的不能再以福爾摩斯的智慧為滿足也正是一種重要的借鑑與啓發。而且，在事實上，偵探小說既有其廣大的讀者之羣（你要知道，美國故總統羅斯福氏及此次歐洲戰場主將艾森霍華將軍都是偵探小說迷），則如何給與這一羣愛好深思的讀者以新的（進步的）滿足也不會不是出版界所願致力之事。祇要看一看歐美出版界所刊行的偵探小說的數量，（它比其他的文學書籍更多，平均的銷路也更大），就可以明白這種「小玩意兒」儘管不被列入於文學界的偉大的收穫，却自有其不

容否定的社會教育的力量。

——上面的一些意見，在我這一次回到上海來以後，跟小青先生一見面就談到了。我自己固然覺得「卑之無甚高論」，而小青先生却欣然許我爲「知音」。他的霍桑探案，我是早已讀過了不少的；但當他送了我幾本近年的新著而一口氣讀了以後，我深深覺得他也像歐美的偵探小說作家一樣，近年的新的進步是可驚可佩的。若干年來，小青先生已寫下了幾十種長短不等的作品，不客氣的說，其中自有一部份顯得不夠深度（我是以歐美名家的偵探小說來做尺度的），但我敢說，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作品是高出於一般水準之上的，即比之前代的柯南道爾及今代的亞伽莎克麗斯丹（Agatha Christie）諸氏所作亦可毫無愧色。尤其在這寂寞萬狀的中國偵探小說之林中，他的「獨步」真是更爲難得而更可珍重了。

更有進者：從抗戰開始到勝利達成之間，上海文化界所遭受的壓迫與蹂躪

使人不堪回首。一般無行的文人，或爲敵僞作罪惡的鼓吹，或以筆墨事色情之誘惑，醜態畢露，穢跡久彰。而小青先生始終持正不阿，兀然無變；現在我們讀了他的一舞后的歸宿，「活屍」這兩本書，還顯然看得見他的苦心與誠意。我總覺得每一個偵探小說裏的偵探的思想與行動，不單表見着作者的智慧，而且也表見着作者的正義感。從這一點說，小青先生的作品就應該還有另一種更高的評價。

事實上，我不是一個給小青先生的作品來寫序文的適當的人。不過，在老友의立場上，我一直知道小青先生的寫作偵探小說始終懷抱着一個高尚的動機，而在讀者的立場上，我更一直佩服小青先生的作品的從不粗製濫造，亦從不靠老牌子賣弄那些無聊的「血頭」。因之，我面對着這一套書，我願意給他一個祝福：

——祝福小青先生所賦予霍桑的智慧能夠在這一個罪惡滋多的社會中充分發揮着一種制裁的力量。

三十四年抗戰勝利之日，蘇鳳謹序。

霍桑探案 輪下血 (袖珍叢刊之四)

程小青著

一 一件小小的偵探案

我把身子挺一挺直，覺得那座椅的藤墊特別堅硬，背部祇覺十二分的難受。我瞧瞧對座的霍桑，却分明和我有不同的感覺。他寧靜地靠着車座的背，眼睛閉着，似乎非常舒適。

「什麼平等主義？——真是騙人的！——沒有了上下等級，還成什麼體統！——」這一陣充滿封建氣息的詛咒，從鄰座上傳送過來，我越發覺得着惱，但又沒處發洩。

人們在旅行中最感困苦的，莫過於趁長距離的火車。現在我們雖靠着科學的進步，有了一小時能行五十多哩的火車，總算得已很便利迅速了；然而人們的欲望終於不會滿足。坐在火車上面，雖然祇有數小時的途程，却還不免要發生煩躁不耐的感念。若在日間趁車，可以眺望些野景，或是有旅行的伴侶，可以彼此談心，這沉悶的苦痛也就可以減少幾分。可是這一次我們從鎮江回來，却是個沉悶難堪的局面。

我們趁的既是夜車，我的旅行的伴侶老友霍桑，一踏進車廂，打了個呵欠，便把頭

仰承着椅背，閉目打起盹來。因此我雖也有個旅伴，却和沒有的彷彿，那時候我的寂寞不耐的狀況，也就可想而知。這時我盼望有什麼新鮮的刺激可以來調劑一下——當真，驚人的刺激，就在數分鐘內將突然發生，可惜當時我還不能預知。

若在平时，我既感得這樣靜寂便也容不得霍桑一個人寫意安息。這一次却又當別論。霍桑在鎮江破了一件驚人的盜案，兩晝夜的冒險辛苦，精神和體力當然都是十二分虧乏的。這時他幸而大功告成，養神休息，我當然再不能不知趣地勉強他和我攀話。我一個人獨坐無聊，因着車聲的隆隆，又不能像霍桑一樣斂神安息，就運用我的耳官，吸收鄰座中沒有瞌睡的乘客們談話聲浪。我本想借此破破岑寂，可是聽到的反增加我的煩悶。

我開始摸出烟來吸烟。不料我後面鄰座上的談話，又興奮地接續起來。

「……他們口口聲聲說什麼戀愛自由……等到他們自己有了老婆，我敢說這樣欺人的名詞，即使撬開了他們的牙齒，再也不肯吐出來哩！……哼！真正豈有此理！……」

我不耐再聽下去，挺起身子旋轉去偷眼看了一眼。說話的是一個長袍馬褂圓臉大腹的老頭兒。他向着和他並肩坐着的一個子姪輩模樣的少年，正在口講指畫地作「講鄉約」式的訓話。原來這時候有一班受過新潮流洗禮的少年，正在東南一帶宣傳他們的革命主張。我瞧這老兒的狀態，分明是屬於舊官僚一流，他的頭腦至少落伍了半個世紀以上，

當然和這主義勢同冰炭，也無怪他要發這樣的牢騷話了。

我一壁吸烟，一壁又聽我前座兩客的談話，想找尋些新的話題。他們正在談論鎮江的那盜案。我暗暗歡喜。這案子我們破獲了還不到六個鐘頭，難道外界已有了消息？可是聽了一回，我才知道他們還沒有知道破案，但知道霍桑和我在那裏偵緝。他們用着過度的渲染，竭力推重霍桑，並且預料他一定能夠破案。我私忖霍桑有了這樣的名聲在外邊，真是「盛名之下難乎爲繼」，危險萬分。如果他失敗了探不出來，他的名譽又將受到怎麼樣的挫損呢。

那時有一個同伴在旁邊盡力地胡調着。他竟把霍桑當做超自然的劍俠小說中的人物，什麼「一躍三丈」，「霎時不見」；再進一步，也許會說出「劍光飛起人頭落地」等等的一類野話！真是滑稽極哩。

我不但暗自好笑，還可憐他們缺乏常識。在這個人們應當盡量運用理智的科學時代，却還竟有這樣耳食盲從的話頭。這足以證明一般人教育程度的低落。

我偶然擡頭，忽見霍桑的脣角微微在那裏牽動。唉，霍桑何曾睡着？他正自聽得暗好笑哩。

那時另外一個人忽高聲道：「我也來說一件小小的偵探案子給你們聽。好嗎？」他的同伴高興地應道：「再好沒有。快說。」

「那一件案子就發生在無錫車站上。有一個乘客和一個收票員大起衝突。收票的說乘客沒有票子，混攪乘車；乘客却執着一隻車票的角，堅說票子已被收票員撕去。收票的當然不承認撕碎那人票子。兩個人各執一詞，彼此就衝突起來。」

「後來沒有法子解決，就一同扭到站長那裏。那時我動了好奇心，又聽那乘客的口音是我的同鄉，我就跟着一同進去。那站長倒有些偵探智識的，聽了兩造的說話，低頭想了一想。」

「他說道：『這個疑團也不難打破，祇須把收得的票子檢點一下，有沒有撕碎的票子。這樣，你們倆的爭執，便可以解決。』收票人將收得的票子一起取出來一瞧，果然有一張缺角的碎票，把那乘客手中的一角拼合上去，恰正相配。站長見了，不得不申斥那收票員的粗忽，反而誣陷人家。接着站長向那客人賠了個不是，我們也就出來。」

旁邊一個人說：「我看那站長的偵探智識也平常得很。」

說故事的人答道：「不但平常，而且還用錯了。這一來竟使那乘客的狡計得到成功，收票員却反而受了冤枉。做偵探的真是不容易啊。」

旁邊一個人作詭異聲道：「什麼？難道這裏面還有什麼黑幕？」

那人答道：「是啊，因為我後來問過那同鄉，據說他實在沒有全張票子，祇有一隻票角。至於那張碎票角的來由，因為他在車中見一個鄉人遺失了票子，沒有錢補票。我

那同鄉知道京滬車的章程，補票須算全程，他身邊又不便，就把票子分撕爲兩，大半張給了鄉下人，小半張他自己留着。他教那鄉下人出站時先走，他自己却把票的碎角握在手中，高高舉着空拳，要想混軋出去。他就被收票員攔住。不料交涉的結果，他竟佔了勝着。你想他狡猾不狡猾？」

旁邊一人道：「哈哈，你的貴同鄉真狡猾極哩！站長的偵探術可算勞而無功。我想這一件案子即使請那位大名鼎鼎的霍桑來……」

二 轆死了人啦

霍桑突然從座中直跳起來。他的兩眼圓睜着，雙眉緊促，挺立着動也不動。我倒有些發窘，覺得這態度未免突兀。莫非鄰座的談話觸怒了他？可是霍桑有相當的修養，不是這樣魯莽的人。

霍桑忽向我道：「包朗，死了人哩！坐穩些。」

我一時還莫名其妙，但覺得車子的確在劇烈地震動，接着，便打倒車停止了。我才知道大概火車已軋死了什麼人，前面早有了驚呼聲音，我們雖然被那碎票的故事迷住了神智，霍桑卻早已聽清楚了。

那時候乘客們都亂動起來，霎時間醞釀出一片喧聲。大家從窗口探頭出去。

「輾死了人啦！輾死了人啦！」

這一種聲浪直刺每個客人的耳鼓，連帶引起又是一陣喧嘩。

霍桑忽高聲喊道：「大家別慌亂，留心你們隨身的行李。」他把座下的一隻小皮包提在手裏，低聲向我道：「包朗，我們下車去瞧瞧。」

那出事的所在非常黑暗，却早已圍集了一大堆人，除了車上的服務人員，有幾個好奇的乘客，也都下車來瞧視。霍桑先自鑽進了人叢中去，我也跟着擠到了前面。一個穿護車員制服的人，手中提着一盞大燈，照見一個男子的屍身橫枕在鐵軌上面。那人的頭部已完全被車輪輾去，變成了一堆血肉的醬，真是慘不忍觀！屍身的全部躺在軌道旁邊的石子上面，却仍舊平直完整。

那死人身上穿一件灰色愛國布的夾袍子，袖子似乎略略短些，露着兩隻黑色的手腕。上部穿着玄色緞子的對胸馬褂，分明是上流社會的人。我又瞧那衣服的尺寸非常狹小整齊，似乎不是商人，却像教育界中人物。他的足上穿着緞鞋，但左足上的一隻鞋子已從足上脫落下來，遺落在旁邊。

那提燈的護車員向一個面目黑污的司機人道：「你不是說他曾經喊過一聲嗎？」司機人也提着一盞燈，向那屍體上又照了照。

他答道：「正是，我忽聽得哎喲一聲，正想煞住機輪，便覺得車輪上微微震動，才

知道已來不及救他。」

「你可曾瞧見他從那方面來？」

「沒有，我想他大概從南面來，經過軌道，忽見車頭過來，一時來不及退避。慌亂間偶一失足，他便跌倒下去。他的頭部跌在鐵軌上，就送了性命。」

護車員但點點頭，似乎已充分接受這機匠的解釋。

旁邊一個穿西裝的乘客忽插嘴道：「這見解果真不錯，但瞧那一隻脫落的鞋子，就可見當時那人的一種慌忙奔避的狀態。」

另一個人也接嘴說：「在這樣黑夜中，石子堆又高低不勻，他心慌意亂，立足不穩，鞋子既然絆脫，身體自然也不能不倒下來了。」

護車員不答，但在一本小冊子上用筆寫着。

他向旁邊另外一個穿制服的人說道：「你且在他衣袋中摸一摸。可有什麼東西？」

那人將死者馬褂的鈕子解了兩粒，伸手向裏面一摸，摸出一隻名片夾來。片上印着「孔維新」三個字。

那人向護車招招手說：「方先生，你來瞧瞧這馬褂的鈕子，還鈕錯一個哩。」

我也擠到前面，跟着護車員俯下身去一瞧，那鈕子果然扣錯了一個。

司機人急忙道：「這樣說，更可見那個人心中正懷着什麼急事，所以才急急越過鐵

軌，等不及火車過了再走。」他的語氣好像要企圖卸責。

護車員點點頭道：「不錯，這裏本是一條通道，南北兩面都有村子。那人在這個時候從南往北，分明有什麼緊急事情。」

那個穿制服的屬員附和說：「我猜想這個人一定就住在這兩個村莊的任一村子裏。」我聽了這話，見屍身倒臥的地方，果真是一條橫貫鐵軌的通道，兩面黑魃魃的林子，顯見都是鄉人們的村莊。」

護車員又吩咐他的屬員道：「現在你且把屍身移在一旁，我們上車罷。這裏到新豐車站只有兩公里。我們到了站上再說，別耽誤時刻哩。」

衆客們也就跟着上車，大家都搖頭嘆息。車廂中又充溢了嘈雜聲音。當我們上車的時候，霍桑也嘆了一口長氣，低低透出了一聲：「可憐！」

他回到原座上時，還帶着惋惜的神態。一會兒，火車已隆隆地重新進行，霍桑又把頭靠到車座背上去，照樣閉目打盹了。

三 不同的意義

過了兩天，我在九月十六的清早讀報的時候，忽又使那天晚上的一樁慘劇重新記憶起來。報上記着一段新聞，就說到那晚火車肇禍的事情。那新聞道：

「本月十三日晚上，從南京開往上海的夜車駛近新豐站時，有一個人奔避不及，被火車碾斃。次日由當地地保驗明，知道那人住居在柳葉村中，喚做維新。他祇有一個妻子，住到柳葉村中去，還祇兩個多月。他們以前的歷史沒有一個人知道。據村中人說，他們倆來蹤非常詭秘，並且不常和村人們交往。現在孔維新的屍身已由他的妻子向該縣縣長請求免驗，由伊自己備棺收殮了。」

我讀了這段新聞，心中略略有些詫異。這人的蹤迹既然詭秘，那末，那天深夜他這樣心急慌忙，顯見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祕事。這是什麼樣的祕事呢？他為什麼不能略略延緩，竟至送了他的性命？我因着這兩個疑問，便走到樓上去找霍桑。

霍桑正在化驗室中研究人血和動物血的血輪。他一聽我說到報中的新聞，便顯出很注意的狀態。他收拾好了顯微鏡，將報紙上的新聞親自讀了一遍。他放下了報紙，低頭想了一想，突的交攢着兩臂，張大了眼睛，露出一種驚恐的神彩，好似瞧見了什麼惡鬼。接着他又低下頭去，發了一聲嘆息。我覺得他的神氣未免有些兒突兀。

我問道：「霍桑，你對於這事有什麼感想？」

霍桑不答，略停一停，只搖着頭說了一聲：「可憐。」

我不耐道：「你說他可憐，我固然表同情的。但我要問你的，就是……」

霍桑突接口道：「你和我表同情嗎？」

「是啊，他果真死得可憐，我怎麼不同情？」

「雖然，我卻以爲你說的可憐，和我說的可憐，意義是不相同的。」

我呆住了不能回答，不知道不同的地方究竟在那裏。

霍桑瞧着我道：「你不是說那人被火車輾死的可憐嗎？——我的意思却不是這樣。」

我詫異道：「那末，你指什麼說的？」

霍桑沉着臉色答道：「我說那人的死，不是被火車輾斃的，卻是被人謀殺的！」

我吃驚說：「什麼？謀殺的——？」

霍桑點點頭。「是啊，我們那晚上心與願違，不能替他伸冤，因此我才覺得真正可憐。」

他這個解釋，真好像是憑空而發，完全出我的意料之外。那人明明是被火車輾斃的，他怎麼說是被人謀殺的？難道他有什麼特別的根據？這根據又怎麼樣來的？

霍桑忽又喃喃自語道：「這樣不平的世界，人們大半缺乏理智。人事的冤枉頗偏，人命的橫遭凌踐，真不知有多多少少！我們即使盡些兒微力；又幹得了幾樁？」接着他又不住地唉聲嘆息。

他的慨歎明明是因着那個孔維新引出來的，但我總認爲不無突兀。

我便問道：「霍桑，你說孔維新是被人謀殺的，我實在沒有知道。你從什麼上知道

的？」

霍桑簡單地答道：「那晚火車肇事的時候，我早已知道。」

「這麼早？」

「我不是也說過『可憐』的嗎？」

「是的，不過我却毫無所知。」

「那時你不是同我一塊兒瞧見那人的嗎？他直僵僵地躺著，不但他的手足並不屈曲，連他的袍子和馬褂也是平平整整，沒有一些褶褶。這樣的狀態，若說他是自己失足跌下去的，你也能夠相信嗎？」

我頓住了答不出話。這一着果然不錯。可是當時我既想不到他被人謀殺，也就不會在這一點上仔細推究。

霍桑又凝視著我，問道：「你會注意那死人足上的鞋子嗎？」

我應道：「見過的，一隻鞋子已落在旁邊。」

「你有什麼見解？」

「我很覺慚愧。當時我也受了人家的暗示，認為他自己絆倒時脫落的。現在看來，那人可是被人謀殺以後才被移放在鐵軌上去的嗎？」

霍桑把目光瞧著地板，自言自語地點頭道：「是啊，這裏面真是黑幕重重——不過